

口中華郵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口

克繩祖武的戲

以乃親名劇……乃孫親女重慶之教誨。惟此舉則觀堂耳。

老詞乃「好不傷心」收煞。謂則唱「此等處確有見地。不容埋沒。」說
是這個根柢。作一小結束。不特詞異。明了一段腔板字眼。斷不稍愜審
。腔亦奇別。唱至「根字」物然提思。曲折玄妙。无非片言可盡。原
萬。勁氣直透。然並不用腔。足見其魄力雄厚。非丹田充足。而又善
於運用者。不能學也。而「腰鑼三鼓一句」。「鼓」字落腔而腔落板。亦
是異點。此戲諷並用三個「我的兒」亦通不猶人。「悲切切且把二堂進」
。其一在回腔之下。其二在「我的兒」亦通不猶人。「悲切切且把二堂進」
生父母之下。其三在「掉換你」句之下。若王君動謂唱此戲之後。
作二齣言之評語。可稱洋洋大觀。大臣風度。他人所當難學到者。
而對於第二次之「我的兒」。頗加折衷。曰「諱氏遺安。此劇諱成廣陵散歟。或曰諱氏遺安。此劇諱成廣陵散歟。
。其實提及及其親生父母。而加以否。尚有一人。能得其所似。蓋即
三鼓是戲的親生子掉換你」句以下富英。外傳富英之妻。半字乃祖所
之「我的兒」。遙遙相對。互相呼應授其實不盡也。獨此劇確為明「天親
。章法至佳。余非故為譚氏辯護。迨更登堂造極矣。滿人何不煩演之。

天寶

得名的三斬一探一碰。以及灑池會
喜封侯等數折。自彼歿後。效由者
雖亦有人。然皆盲馬箠道。蓋劉之
行腔轉調。以激昂昇務。嗓子不夠
劉初次來滬。與真小桂君
尙唱黑頭。隸湖北路春
舞台地址。名不甚著。第
隸某舞台。時某舞台賣

海天弔日樓小說話

萬難
學到
。并
目不
宜學
蓋有
開扉
膜。
聲之
雙感
之法
。其
具如
此佳
。并
吾友朱雲光。綺年玉貌。能作小詩。殊具韵致。近言
有玉笋秋詞之作。以璧光之明慧。此書當不落說部下
乘也。
花卉痕作者。良匪淺人。必也熟讀六朝。又三唐詩句
。方能下手。嘗見某評此書。謂其文氣太重。僕不敢
贊同。後半部涉神怪。則誠無足觀已。
余嘗爲倫理小說李寶三一篇。乃幼時慈母燈前。說與
小兒聽者。立意至佳。而情節亦妙。良居浮腳末俗之
聖訓。至於經詞之工拙。則小者不敢自夸者也。脫
稿後。附於某某圖書館。該館館主人已易。全稿延未
出版。蓋書主以虛名害真之士著作是尙。庶出版後可
以略識主。文章之精粗美惡不謬也。余稿不幸而投
。遂別覆粘糊窗之紙。紙中突露。
小鳳爲鶯歌鶯解錄。自謂能超世俗之賞。且可讀冀

欽
浦
潮
拾
遺

(七)
(四)
海上覺夢人

第四回 善調排互

姊妹淘三個字，不知道斷送了多少好人兒家。湊巧的人，何嘗是壞貨，就是出處，也很清清白白的。那老弟爲了自己情虛，跑出去一問姊妹淘，不好了。身端端正一個儒秀，頭髮變白了，等待她回來時節，郭老頭已經回來了。機芳一副尋事面孔，向樓上一走，老郭也是自己情虛，敢攛出男人架子，忍氣吞聲爬上樓來，低低的話道：你昨天在戲園子和酒樓上的那位朋友，遇到的麼？機芳一聽那話兒來了，劈口回問道：比不得那些爛心爛肺的東西，眼睛溜溜溜，沒有好念頭，專門管人家閒帳。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老郭長衫袋內，一團東西露了出來。機芳手過去一抽，老郭不提防他手快眼快，已把袋裡的東西搶了去了。却原來是幾塊香雲掛紗的樣子。機芳如醉問道：這東西要來何用。誰叫你弟弟的。老郭吞吞吐吐道：不是人家託我到的。那是老郭的妻子，從廣東帶，叫我持她去吊攬兒攬主顧。機芳道：你到彀做了搭客了。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萬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伯明漢士爲家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應症隨先生之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口皆稱抱病者幸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 金百川 余應堂 殷幹臣 李平實 夏慶陶 殷受田

顛 顛 風 花 夢
(三)
(十) 蕭 引 樓 主

第三回 德古斡力撫台訓子 近羣花歡公子上場

方貴見小橋真個磕頭。肚子笑得生疼。忙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我們到後面去談罷。小橋當下跟了方貴就走。南京的制台衙門。本來是中山王徐達的賜第。後面的花園很大。兩人到了後邊亭子上。方貴悄悄地道：你見了大人。大人不是天福看你去讀書麼？那時你便做出個恍惚驚慌樣子來。大人問你爲甚麼這樣。你就說父親年紀大了。事情又多。一部書。不濟事的。白得同銀絲一樣。總得想法保養保養纔是。兒子讀書的事。自然也很重要。但是目下是要中西並重。兒子想單在衙門裏讀一門中國書。不濟事的。將來學堂很多。請父親親出來送出去的。送了兒子去。可書。以免了父親操心。將來學堂五載讀完了。纔送出去。畢業回來。耀祖光宗。又好像父親分勞一些責任。總算完了兒子一輩子志願了。怎麼一說。包你爸爸拍着你的肩頭。口內不住的稱讚你道：好兒子。乖兒子。像像方家的後人。准定送你上海去讀書罷。方貴一面說。一面伸手在小橋肩膀上拍着。肚子裏咕咕底底又笑個不止。

言秋雁

生曰淨未丑。缺一不足以成戲班。而五者之中。苟習之能精。則皆足以致盛名。獨秦腔最黑頭。數十年來。無有以茲得名者。一席富。八百黑。皆秦腔之淨角。然名都不顯。或謂因秦腔淨色。苦屬邊角。無一正工戲。此所以君子之謂爲雞口。勿爲牛後者。

于紫雲爲于四保之親女。昔任遼陽名小四珠。因小四寶小四玉等諸女伶。均出四保門下。故以師兄弟排行輩。其時年紀尙小。後在京師價十倍。不過論其武功之實在。尙不逮傾大無朋之趙素雲。視乎其小月來。究其秘。于之習武生戲。並未得師傅真傳。凡所能者。皆憑其天資聰慧。竊取而來。根柢如他人也。

秦腔道。以尖颯爲主。最宜於磨冷。小香水故得負當世之譽。在此種磨冷。盛行於北方。蓋南人爲口舌關係。不副耐此。近則北方亦不樂此。秦腔之勢力。日見衰微矣。

哈爾濱之刀牌議員

濱江有目不識子之勞神子之能，善達迎。精吹拍。術。與趙縣目語之開。工試時精吹拍之術。唐臨江縣知事張蘭君。最為莫逆。張入客東庭。庶便熟坐情形。時以爲僞儒。可擅作威。於尊嚴。亦時以爲僞儒。可擅作威。此處爲商埠。淮商民自由阜鎮。及召後。不能得利。三。不假張之成熟。不能發財。二。年來。張與同。各搜羅萬貫之銀。而尤以丈放舉。家子之地皮。爲漁利之藪。當其放之先。張明告民曰。謂開闢此處爲商埠。淮商民自由阜鎮。及

敢問於民衆

日本報。刻有足下從令友處抄錄憶及願巨六丈歲有西施劇
戲其首次兩紙。均無疑間。惟第三紙略有疑間。內中余叔岩者
闕。按叔岩初習生。爲科班弟子。後倒裝改習武生。斯時
伶徒未有以叔岩著名者。嗣後嗓音略復。忝譚爲師。私淑其
聲。卽入票界。至民國六年復下海。倘此戲在叔岩爲科班時
與石硯。及其各種名角俱有一獨重叔岩。而獨以小樓演陽平
殺家。使在。則全無一葉費。而伶有叔岩一枝葉
陽平關或可替材。殺家決不能演。并無論那時。渠名不會
日叔岩有辦。英莠在時。渠未嘗使內行配重頭戲。余在劉冠
閣府。配角爲龔金福慈瑞泉等。是日英莠石頭漢武家坡。
又焉芳演於大爲諸如輩。是日英莠演探母。且此時在票界
其熟諳於大日時甚少。而單內所列重戲甚多。白門樓反

將杖

荷貪。自餘之類。亦皆杯葛。謂非疎。貪利蝨。我來收信。而尚謂然自以。採民水火爲己任。無怪爲前清走狗。自稱奴才之大。先聲一肆口護道。端午屆矣本報業在其中未能免俗故擬出端午專刊號深望閱報諸君於陰歷五月初三之前惠賜關於端午之文字無論小說小評筆記詩詞劇聯雜語等等皆所歡迎

上海探聞中之掌故固已有專家記載然負園有連帶關係之人物與物品未深探聞之掌故如老福興之演汁麵及糟麵筋賣粉阿四大殿前之廣東橄欖賣番人之口勁等等皆有可紀之價值如有此類文字惠惠當一律以現金報酬

艸譜

然此當屬眼前事。後來事。艱難千萬。倍於此時。而兄願獨任之。決計不再累妹。此等言語。平日固常言之。今日之所以懇懇伸引而告往妹者。當常言之。恐妹此交冤冤之端。致生他心。兄所以慰妹者。兄與妹事。已詳細函達兄之父。請示辦法。因未得回信。故未向妹講。不久當有回音。再告妹。兄晚白。此時妹已屢催晚哥。是以草草書盡。墨華盡。實所謂書被催成墨未濃也。恐中急欲取書。晚哥尚欲細看。乃過叔懷書出門去。如是者數日。每日來往有書。甚至有一日數兩者。妹亦如懷書公子。處此境地。推之極之。探之理。皆甚惡。故甘爲之作情天中鴛鴦。反亦不厭。蓋晚哥秋願。既不見獲。竟欲逃去。妹亦以爲然。秋願公子。此此境地。推之極之。探之理。皆甚惡。故甘爲之作情天中鴛鴦。反亦不厭。蓋晚哥秋願。既不見獲。竟欲逃去。妹亦以爲然。秋願公子。此此境地。推之極之。探之理。皆甚惡。故甘爲之作情天中鴛鴦。反亦不厭。蓋晚哥秋願。既不見獲。竟欲逃去。妹亦以爲然。

楊鹿因

於此時而兄顯獨任之。決計
心之。所以慰陳伯引並言日所
日。兄所以隱脾胃。久與友
有回信。故未向妹言。不久當
便罷觀朝。是以草草書竟。墨
跡未乾。晚哥尚欲看那一過。
急取書。催主司之發轍。乃匆
書。甚至有一日數函者。紙背
竟欲懸抄各爲筆談。紙背亦以
皆非過。故甘爲之作情天中氣
可支。謂晚哥曰。明日。公子
當當餽以酬功。特何必明日。
自爲報答荷尼。晚哥曰。姊需何